

谭元亨 著

拜拜！十五岁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谭元亨 著

拜拜！ 十五岁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4 号
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责任编辑：温 航

拜拜！十五岁

谭元亨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1印张 2插图 245千字

1992年9月北京第1版 199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册 定价4.80元

凡有印装问题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卷一	似梦非梦	1
1	紧急电话	3
2	防空洞气孔中逃出来的孩子	15
3	让人心颤的提问	39
4	明天召开教务会议	56
卷二	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启示录”	71
1	秦文妍:关于中学生的自我封闭	76
2	乔莉莉:荒漠上孤独的梦	111
3	里耘:“大钱饺子”带来的苦恼	149
4	陆铿和俞雅丽:真实与虚伪的两个自我	191
5	杨晓光:我是历史误会的产物	241
卷三	他们所直面的现实世界	261
1	警察在学校中出现	263
2	教务会议剑拔弩张	272
3	紧锣密鼓	290

4	学生给抓走了	310
5	“秘密武器”	319
6	拘留所外的鞭炮声及遗憾	334
尾	声：棉鞋、猫、假离婚和不为人知的秘密 ...	343

卷一

似梦非梦

1 紧急电话

“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出大事了……学生统统给派出所……扣、扣下了。”

是一个惊恐万状的声音撞进了耳膜。

大概是幻觉吧，是刚才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导致的幻听——唉，刚坐在这个临窗的座位上，让暖融融的阳光裹住了自己，人就怡然自得，似梦非梦起来，恍惚回到了年轻的时代。

但那惊恐的声音竟愈来愈逼近、愈响了。

唉，连安安静静坐下来遐想一会都不行么——这只能是幻听，杞人忧天的幻听，我这班的学生会被扣住么？如果真有此事，那只是一场荒唐，是的，不是学生荒唐，而是事情本身荒唐，因为，刚才就是一场荒唐的谈话。

刚才一幕，闪电般掠过……

“杨老师。”有人在办公室里叫了一声。

她回了头，见是教导主任于致远站在不远的地方。当时她也坐在这个位置上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她问。

“听说，你们班的学生，嗯，不是全部，自作主张上白滩野餐去了。你知道么？”于致远拧眉问道。

“知道。哦，不过，为什么非要知道不可？”杨绚困惑道。

“知道就行。不过，千万可别出事，尤其是别淹死人，白滩江边六七十米平坦，可六七十米外就不行了，水流特别急……”

“有几位水性好的学生，是船民的孩子，不要紧的……”

“这就行——只是，你知道了，为什么不陪他们去呢？”

“我这老太婆？”杨绚呵呵地笑了。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下不了水，也好管着。”

“不用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想去呢。”说出这一句，她才忽地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作年轻时代的“白日梦”，“不过，都是十四、五岁的学生了，老要人管着，他们心里不舒服。该让他们独立自主了。他们倒是邀请了我——不是履行公事通知班主任，而是邀请，可我没去，我觉得我去了反而碍手碍脚……再说，我这丑老太婆的体态，混在一群年轻活泼的身子里，也太不和谐了。”

于致远皱了皱眉：“看来，我们想的路子对不到一起。”

“咦——你不比我年轻么？”杨绚似乎敏感到了什么，挑眉看住了对方。

于致远是她的学生，自然，是二十多年前的学生了，而且是她任班主任时一名得意的学生，如今，该年轻人挑大梁了，所以于致远当上了教导主任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呢？当年，于致远不也是那般鲜蹦活跳、无拘无束的么？年轻人就该那个样！生活才显得有生气……可于致远现在说什么呢？

“听有的老师反映，嗯，也有家长反映，学生都不小了，这

男男女女半裸着身子在一起，还搞什么野餐，整整泡上一天，这……没人在一边，似乎不那么对头，你说呢？”毕竟是在原来的老师面前，于致远说话还有点儿拣字眼，用商量的口吻。

“什么？半裸着身子，谁想出的词来？是他心里腌臢罢了。去游泳，谁不是穿的游泳衣，莫非还穿长衫大褂么？”杨绚大笑了起来，“真想得出！我看，想的人准犯了精神病，请他去下一道命令，一律得穿长衫大褂下水……”

于致远噎住了。半天，才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杨老师，你的心还那么年轻。”

“你还年轻，莫非心比我还老么？”杨绚显得不在意地回了一句，却比较留意地盯住了对方。

“当了个芝麻官，也不得不全面权衡一下。你是班主任，是你一直把这个班从初一带起的，我想……”于致远欲语又止。

“你想什么？怕我这个班主任坏了后半截名声么？”杨绚声音严峻了。

“我们还是得注意影响。”

“这影响不好么？”

于致远耸耸肩膀，也不好说什么了，转身朝门外走去。可走到门口，又想到了什么，踱回来，又问：“听说，这既不是团支部，又不是班委会组织的，而是一个自发的什么白滩文学社发起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杨绚索性说。

“发起人是个女学生，叫秦文妍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个学生我了解。”

“听说这学生思想很复杂……”

“我说，你那时候不也复杂么？”杨绚话中有话，意味深长。

于致远不解地看住了当日的老师，说：“可是，当时你是认为我很单纯的。”

“那只是我认为。”杨绉话音很有力。

“事实上我那时也很单纯。”

“可人家并不这么认为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于致远似乎发现了缺口，滔滔不绝了起来，竟有点眉飞色舞了，“问题就在这里了，我们那时单纯，却被别人看作复杂，把单纯也糟蹋了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，阶级斗争，资产阶级什么的，可我们却是一片赤诚，把单纯看成复杂，是那个时代的滤色镜起的作用，说起来真是笑话……而现在不一样了，学生比我们那时复杂得多，并不是我们把他们看复杂了，而是事实上复杂。这一点，不用我举什么例子，你本身也承认……”

“不错，就算我承认了。”杨绉推了推桌面上的作文本，“就拿他们写的作文来说，比你们那时的见解要深得多，如果这叫复杂，倒不见得是坏事，这比懵懵懂懂，不知世事要好得多，我们再不能给他们虚构一个粉红色的世界了。但是，平心而论，他们还是很纯真的，依然是一片赤诚……”

“杨老师，你还是停留在过去。”于致远走近了一步，压低了声音——因为他发现办公室内几位中年教师已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了，表面上似在看作业本，可笔不再在本子上移动，“那时，我们决不会男男女女凑在一起……”

“是呀，那是什么时代？莫非你还留恋那种封建到了家的环境么？”

“杨老师，你听我说完。我是听人反映的，秦文妍领了她那一帮同学，凑在一起，男男女女大谈什么风花雪月，什么爱

情、朦胧诗……人家议论起来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，听说秦文妍在这方面就不大检点，连家长都亲自来反映情况，说同社会上什么人勤来密往，还上了舞会……对了，听说，他们今天还带去了不少磁带，说要开个沙滩舞会——你想想，穿着游泳服，赤胳膊光腿的，”于致远没再用“半裸体”的词了，“在白白的片沙滩上扭来扭去，这成何体统。你说，我们那时能这样么？你不承认这就是复杂？”

杨绚实在听不入耳了，可又不愿在办公室里与这位领导争执起来，便起了身，说：“我们上操场走走，这里影响别人备课。”

于致远说：“那好吧。”

两人一道出了办公室。

学校这几年比较注意绿化，一条条林荫道笼下了一片片清凉，虽说已是九月，在室外，阳光还颇灼人，杨绚不怕晒，可于致远却怕，便只好沿林荫道走。已是下午时分了，有大部分学生离了校，只有少部分还在踢足球、打排球，不见得很嘈杂……两人慢慢走着，可声音却激昂起来了。

“你怎么不用一下老词汇，说学生有伤风化呢？”这是杨绚的声音。

“每个时代的术语不同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认为这个词并没错。”

“学生毕竟还是学生。”

“哼，你们比‘五四’时代的一代还不如？”

“能这么比么？”

……

两人渐渐远去，声音也听不见了。

办公室里早开了锅，一个脚有点跛、四十来岁的老处女差点没尖叫出来：“如今，愈老愈出格，杨老师干嘛不打扮成小姑娘呵！”

一位二十来岁的女教师横了她一眼：“你少酸一点，再酸，男人们十丈远就得掩鼻子了。”

“哟，你仗你年轻，奚落起我了……你以为我嫉妒你宿舍每夜不停的敲门声么……”

老处女的声音没住，就已经有位男教师吼了起来：“为人师表，办公室里胡吣什么？不像话！”

也许这吼声颇有慑服人的力量，所有人都立即噤口了。这时，已经来到办公室门口送作业本的学生，才怯生生地叫上一声：

“报告。”

学生送了作业本，便悄悄地溜掉了。于是，办公室又淹没在一阵沙沙的揭页声及沙沙的笔尖声中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——然而，所有教师心里都明白，于致远今日动驾来找杨绚，可是非同一般，因为杨绚过去是他的老师，他没有信不过杨绚的。杨绚在教学上可谓得天独厚，有相当大的自主权，校方绝少干涉。不过，这恰巧说明，一旦干涉，就已是“忍无可忍”了。

别说学生与老师不相通，就是老师与老师之间，也有许多不相通之处。

那位二十来岁的女教师，竟独自一人朗诵起什么文章了：

“……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世界。然而，从来没有两个世界是一样的……”

大家都不由得悚然了。

因为这话，并不是哪部名著中写的，也不曾印在如今风行的、少说有几十种的“名人格言录”的书中，而恰巧是刚才教导主任于致远讲话中提到的那个“思想很复杂”的女学生秦文妍的作文本里写的。

为这篇文章，办公室里没少争论过。

可她说的难道不是事实么？

只是说了事实真相，就那么刺耳，那么叫人难以忍受？

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窗外，争论的声音又传来了，于是，沙沙沙的声响顿时消失，几乎所有的人又都屏住了呼吸——当教师的，没一个不对这种争论感兴趣，他们生活的圈子太小了，平素绝少乐趣，社会讯息更是微乎其微，所以，一点小小的纠纷，他们都俨然当作大事。

——不过，今天该是真正的大事吧。

“……我以为，成立这样那样的活动小组、不仅仅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，尤其在学生心理发展的这一阶段很有积极意义……”

“已经是初三年级了，他们不应该再分心，还得考重点高中呢。”

“这并不是理由。”

“办公室到了，我不想多说。总之，我是敬重你的，所以不希望你所带的班出什么问题。”

“那我先谢了。”

杨绉还是那么笑吟吟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，她永远心宽

体胖，似没什么事挂怀。于致远却不见了人，刚到门前便分手了。

办公室内的老师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又埋头备课去了。

杨绚也不在意大家的反应，径自走到自己的桌前。那一片暖融融的阳光又罩住了她，她微微后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又不知在遐想什么。

没有人不感叹她这个班主任当得轻松——也许，是年龄、资历，加上性别摆在那里，学生自然而然便“臣服”了。如今的学生也够势利的了，班主任老师有名望、有本事，他们就听话得像小羊羔一样，你要差一点，不骑到你头上撒尿才怪呢……她“无为而治”，顺乎自然，未免有点太怡然自得了。

猛然之间，一阵异样的骚动再度把杨绚从似梦非梦的遐想中惊醒了过来。她只是本能地一惊站了起来，茫茫然不知所措。仍不知那惊恐万状的声音是真是假……

又是于致远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那模样，简直就像要救火一样；一脸铁青，眼光也发直——还没进门，他已在猴急猴慌地喊：

“杨老师，杨老师，……出事了！”

办公室里的人也都站了起来，愕然地看住了他——教导主任涵养历来颇好，从未有过这种失态，这回是破天荒的了。

杨绚定了定神，看住了于致远：“什么事？这么大惊小怪？”

于致远气喘吁吁的，也顾不上周围教师的目光——自然更顾不上对自己过去老师的影响，断断续续、惊惶不已地说：

“……你们班……的学生，那帮……野餐的，给扣住了……是车站派出所……来的电话……，要学校……派人去……领他们回来……问题很严重，那边还在闹……电话里都……听得到吵闹声，说什么月票……什么妨碍公务……我们学校从未出现过……这样的大事。”

杨绚也有点紧张了，却极力镇静下来：“你说慢点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没听明白，别慌嘛。”

有人递上了一杯茶。

于致远抿了一口茶，这才说明白了：“刚才七路车站派出所来电话，说初三（甲）班学生野营回来，在汽车上闹事，现全车人都拖到了站内，说是为的月票什么问题，请学校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。”

“是他们被扣，要人作保；还是他们在闹，需老师去劝解——这情况不一样。”杨绚倒是不改不紧不慢的脾气，认真来了。

“恐怕是前者。”于致远又抿了一口茶，“看来，问题很严重，人家是派出所出面——学校好几年没同派出所打交道了，现在可好了，名声一下子就会传出去。”

那位老处女有点幸灾乐祸：“可不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我们市六中这回可要扬名全市了。”

杨绚大声道：“现在不是说三道四的时候，情况还没弄清楚。既然是我们班的事，那就该我去。”

于致远说：“我同你去。”

“不用了。要是我处理不好，再来找校领导吧。”杨绚凛然道，一反刚才的随和劲头。

于致远怔了一下，说：“也好，不必一下子把校方也推出

去，以后有个回旋的余地。你先去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来。我就守在电话边上。”

杨绚点了点头。于是，清理了一下桌面，拿起了平日办公用的公文包，把该放进去的东西一件件放好——她是凭此来定定神。

这里离七路车总站不算太远，只两站路，没有顺路车，只能步行。杨绚心里不能说不急，可是，急也没用，不妨定下心来，认真想明白。唉，这帮大孩子们，干嘛临到快毕业时让你们的杨老师操起心呢？

杨绚这回出了门，办公室里更是沸沸扬扬，于致远被团团围住了。

“于主任，究竟捅什么大乱子了？”还是那位老处女发难，她姓薛，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，“我从来不允许我那个班的学生这么乱七八糟，放任自流。”

于致远听出她的弦外之音，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我知道的全说出来了，要杨老师去处理，莫非我还瞞上点什么。”

“可你细细想想，电话中有什么个别字眼漏掉了……对了，你不是提到了月票么？月票怎么啦？”薛老师可一点也不放松。

“只说为月票的事，没再多一个字。”

“这个……噢，胡老师，早几天，是不是杨老师班有个学生说月票丢了……”

大嗓门的男老师说：“有这么回事，月票丢了，他身上又没钱，结果让站上扣住了，直到第三节课才赶到校，那一堂课正是我上的，他一副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样子……”